

我要重拾这快被人遗忘的传统”

40多年前他在虹口公园学太极拳 今天他回国到鲁迅公园义务教拳

40多年前,青年薛永斌在虹口公园拜师学拳。40年后的今天,已是日本一家太极拳学校校长的他回到刚刚重新开放的鲁迅公园,免费传授太极拳。

在国外已颇有成绩,生活优越,却执意回到最初学拳的上海义务传授太极拳,在他的“大妈学生”们的眼中,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师个性也如同太极拳一般,刚柔相济。

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王璐

“他身上有股劲儿跟别的教练不同,特别有活力,还特别认真。他教太极拳不是教着消遣的。”我要回国重拾这快被人遗忘的中国传统文化。”

“你们以为太极拳是至柔的,其实是极具攻击性的。”说着,一名老者随手就摆弄出“龙抓手”的攻击招式。很难想象,眼前这位穿着清爽polo衫、踏着运动鞋、背着双肩包的太极拳老师——薛永斌,竟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。

第一次见到薛永斌是在鲁迅公园里,当时公园刚开园一周,他也在各个健身团队协商锻炼场地时分得了一个地盘。并和前一个团队商量好:每次的教拳时间为上午10点到11点。

“我在上海公园教太极拳都是免费的。以前在这块地收费的师傅们就老不乐意了。”薛永斌称为了获得“准入权”可没少费工夫,花了很长时间跟对方来回交涉,最后对方才勉强同意。

“只要教一个小时就很满足了。”对于每天1小时的教学时间,薛永斌显得格外珍惜,在青年报记者采访他之际,他再三叮嘱:“只有3分钟了。你要知道,我1分钟都不能迟的。”

他一路小跑到达授课区域,刚好10点整。在薛永斌的课堂上,一招一式,一丝不苟。“打太极就好像是红花配绿叶,这只手一定要跟那只手配合好,不能有了这只手就忘掉了另一只,打太极需要想象力。”一番生动的讲解,把现场的学员逗得乐呵呵的。这般严肃认真而又不失活泼的气氛,把坐在一边休息的一位老太太也吸引过来了,偷偷地加入队伍,还不忘踮起脚尖,探头往前看。

李阿姨是薛永斌在鲁迅公园的教学中最早的一名追随者。“他身上有股劲儿跟别的教练不同,特别有活力,还特别认真。我们做的动作不规范,他会到我们跟前一一纠正。”在她眼中,薛永斌绝对够得上“老师”的称呼。“在我们看来,他教太极拳不是教着消遣的,而是真正想把这门艺术教给我们的感觉。”李阿姨一再说,薛永斌是个“又认真、又特别”的老师。

如果不是薛永斌的夫人汤女士印发的小纸片,可能很多学员并不知道,免费传授太极拳的这位老师在日本小有名气。原来已

经在日本生活20余年的薛永斌,曾先后担任日本气功协会主任指导员、日本NHK文化中心太极拳讲师。此外他还经营一所太极拳学校。一对一的一小时教学收费高达人民币2000元。

为了回国,他放弃了在日本的生活。“我要回国重拾这快被人遗忘的中国传统文化。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他的表情云淡风轻,眼神却异常冷静。

“上世纪50年代,我老师的老师陈计生在虹口公园教人家经络静功太极拳。60年代我的授业恩师吕继唐教人家静功太极拳。而现在轮到我来教我的学生了,除了‘承上’,我更希望能起到‘启下’的作用。”

在薛永斌的课表中,一星期中有5个上午是在鲁迅公园度过的。8月28日,面貌一新的鲁迅公园一开门,他就来到了这里,来到这座在他心目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公园。

薛永斌是68届老高中生,在时代的漩涡里,他高中毕业后未能如愿进入大学。当年他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目标,无法排解苦闷,每天的日子除了闲荡就是发呆。有一天,他偶然在虹口公园看到吕继唐老师正在练太极拳。自那一刻起,“我也要像他一样”的想法就根植在他的心中,突然间觉得生活重新有了意义。

为了能够拜吕继唐为师,薛永斌每天从早练到晚,在那个几无路灯的时代,他常常要摸黑练拳。“后来勤学苦练的事迹总算传到老师耳朵里了。”回忆这段往事,薛永斌的语调轻快了许多,甚至说着说着就不经意笑出了声。“我人生最苦闷的那些年,是太极拳陪我走过的,现在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基于那些在虹口公园练太极拳的日子。”正是如此,虹口公园对于薛永斌就如同一个患难与共的朋友。

“上世纪50年代,我老师的老师陈计生在虹口公园教人家经络静功太极拳。60年代我的授业恩师吕继唐教人家静功太极拳。而现在轮到我来教我的学生了,把我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他们。除了‘承上’,我更希望能起到‘启下’的作用,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学习太极拳的行列中。”如今能回到虹口公园,继续老师们未竟的事业,也算是对他们的谆谆教导的回馈。

薛永斌还谈起了一段往事。

初到日本时,他与老师通过写信来保持联系,最后累计起来多达97封。信中的内容都是太极拳的交流与探讨。“老师每封信都是花了一整个晚上写的,信的内容毫不敷衍。”薛永斌动容地说,如今回想起来,这种教学相长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

去年,当他决定回国后,第一时间就选择了鲁迅公园(当年的虹口公园),却失望地发现公园关闭修缮。于是,他只能转战复兴公园、襄阳公园教学。直到今年8月28日鲁迅公园重新开园,才正式回归。

“去年回国的时候,看到有的人教太极拳,居然让学员跟着音乐、穿着拖鞋练的,这给我的打击太大了。毫不夸张地说,简直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。”

习练太极拳40余年,薛永斌对太极拳的历史和流派如数家珍,民国时候,太极拳是风雅之士竞相追逐之物,即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民间的太极拳练习者都是极其有风骨的,绝对不可能戴着时髦眼镜、嘻嘻哈哈地练习的。“他娓娓道来,言辞中尽是爱之深、责之切。”

“去年回国的时候,看到有的人教太极拳,居然让学员跟着音乐、穿着拖鞋练的,这给我的打击太大了。毫不夸张地说,简直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。”说着,他眉头紧蹙了起来,对于国内太极拳教学的一些现状,他深感无奈。

在日本20多年的生活经历,让他深刻地感受到日本人对太极拳,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喜欢。练习太极拳的人群中不只有老年人,还有中年人乃至年轻人。他们的职业也五花八门,上至政客、世界级的建筑师,下至普通上班族都是太极拳的粉丝。“很多人不单单是学习,还认认真真做着高级的理论研究,专门跑过来和我讨论。”

在薛永斌看来,不少日本人对太极拳有着崇高的敬意。而回国后的所见所感,却让他非常寒心。来练太极拳的几乎都是老年人,很多人对太极拳根本就没有正确的认识,认为太极拳仅是舒展筋骨的一种锻炼方式。

有人说,现在太极拳已经从“阳春白雪”变成“下里巴人”,大众化趋势不可避免。对此观点,他表示认同。但他坚持认为,大众化的过程,绝不意味着可以走向庸俗化,绝不能让一些“歪魔邪”



练习太极拳40多年,如今从日本回国义务教拳,薛永斌最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渐凋敝。
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

道”的错误教学方法横行。为了改变现状,薛永斌毅然决定结束在日本的生活,回到上海。自从去年10月,在上海的公园开班以来,他已经陆续在襄阳公园、复兴公园、鲁迅公园3个公园开课。打开课表,星期一到星期日无一例外都是有课的。

薛永斌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太极展开。教课之余,眼下他还在写太极方面的书籍,“我要把四十几年的心得体会写下来跟大家分享。”

“现在,不断耸起的是高楼大厦,拔地而起的是座座楼盘,但传统文化却在日渐凋敝。不单是太极拳,就连国画、书法等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。大家都去追逐有形的财富,却忽略了对文化的追求。”

这些年,薛永斌一直努力在传授太极拳的同时,让学员同时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。“文化都是相通的。”他说起了自己的一次经历。第一次去悉尼歌剧院听歌剧的时候,听到歌唱家的歌声和乐团的奏乐交汇融合,整个人都被震住了,那种感觉如此奇妙,前所未有的。后来一想,歌声和奏乐的相互衬托,与太极拳所讲的形、

气关系如出一辙。“正是这种殊途同归的美感,让我感触至深。这正是我看待世界的角度。”

“现在,国内很多城市的面貌欣欣向荣、日新月异,不断耸起的是高楼大厦,拔地而起的是座座楼盘,但传统文化却在日渐凋敝。不单是太极拳,就连国画、书法等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。”薛永斌常常对此忧心忡忡,“因为生活压力所迫,大家都去追逐有形的财富,想要更好的房子和车子,却忽略了对文化的追求。”

“前几天,有个日本学生打电话告诉我,即使我已经不在日本了也没关系,他们依旧会努力练习,太极拳这种东西,100年后也会有人练。我当时听了很感动。”薛永斌有些动容,眼神中闪烁着泪光。“什么时候,国人也能这样努力学习传统文化呢?”

为了进一步发扬太极拳,接下来,薛永斌表示将继续努力开发更多场地,让更多的人有地方、有机会可以学太极拳。“一个人的力量毕竟很小,但是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多教一个学生,就增加了培育出好苗子的可能性。”他说,太极拳的教学,传统文化的重生,必将是一条漫漫长途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即使力量再微弱,他也要在这条路上散发出自己的光。

征集小人物

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渺小的小人物,如果你有非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分享,请与本版联系 qnbxiaoren-wu@sohu.com